



十八

昭
自十二年
尽二十二年

服部文庫
117
206
8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昭公盡十七年



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以非諸侯納之制而
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人言陳蔡猶列國也
此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
死在五月又不任乾谿楚人失靈王故本其始
禍以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諸侯故不稱爵殺不

稱人罪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縣西南

比臣死其心春秋之
義同大罪故君子慎
所以立也非言靈王
為有道但欲見比
罪故居臣名為教
之遠也

左傳

卷二十三

林氏曰同盟于平丘

平丘在陳

自昭即位魯不朝
晉信後可知
和昔想自于晉事
在此傳中注中

魯不與盟晉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傳無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皆受

如晉至河乃復晉人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

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

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生而

共其之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

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

正義云季氏已執費人入皆憎惡季氏而叛之
為南氏之積怨也

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

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楚子之為

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位

奪遠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

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

年洧仕楚其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申之

會越大夫戮焉申會王奪鬪韋龜中韋龜令

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

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

蔓成然故事蔡公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

左傳 卷三十三

辰月昭十三年春
本校又補卷之三十三

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洎蔓成然皆王所

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起之死也其子從狂蔡事朝吳

夫聲子曰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楚故欲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

奔鄭及郊而告之情疆與之盟入襲蔡

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

用牲加書而速行

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

所在

衆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

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

違之以待所濟

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

適而可也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

而盟于鄧

依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

蔓成

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音節 始涉反

遠氏許圍蔡 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

軍欲築壘壁以示後 人為復讐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

請藩而已乃藩為軍也 藩籬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

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 音皮音補音 裸楚大夫

蔡公之黨也正 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

于魚陂竟陵縣城西 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

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 告使叛靈玉且曰

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 鼻 靈王還至 靈王還至師及訾梁而潰訾梁而眾

散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

于溝壑矣擠隊 蓋言王多殺公子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之聽國人之所與王曰眾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

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

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 棄王歸王

公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為鄢 公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

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 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

王弗誅惠孰

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

棘闈以歸棘里各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

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申亥以其二女

殉而葬之觀從謂子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

禍也子于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吾

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乙卯

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國人

驚使蔓成然走告子于子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

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君若早自圖也

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

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殺君丙辰棄疾

即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

之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

人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吳

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一年楚人伐吳師于豫

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

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

南蓋後徙在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致羣賂

始舉事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廢官召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于殺棄疾棄疾今對曰臣

之先佐開乃使為卜尹使使技如子躬聘

于鄭且致欒櫟之田平王新立故還以路鄭

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

以欒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欒櫟降

服而對降服如命解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

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

使將復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

王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不吉投龜詔天而呼曰

是區區者而不余界區區小余必自取之民患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冢適家大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而祈

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

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

姬密埋璧於大室之處巴姬其王妾使五人齊而

長入拜從長幼康王跨之過其靈王肘加焉子于

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紕微見璧

關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且曰棄禮違命楚

識審關韋龜屬成然焉故託其子

共王次康王昭次知教而次也

熊皮次平王棄疾蓋論當時之事則

教者之已見康王為嗣故曰適焉

左傳 卷之三

其危哉棄立長之禮當璧子于歸韓宣子問於

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

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侍子于其共同好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于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

五難有寵而無入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

四也民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子于在晉十

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入晉楚之士

皆非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無釁而動可謂

無謀召子于時楚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王虐而不忘王

暴虐無所畏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

之言楚借君子于以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

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苛慝不作盜賊伏

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

國民信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一也當壁有民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貴四

也貴妃居常五也棄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

左傳 卷三十一 七

半

之子于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

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寵棄矣父既沒故民

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將何以立宣子曰齊

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

寵於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

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高以為內

主國氏高氏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

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

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腹心子犯狐偃有魏驪賈佗以為股肱魏驪魏武子也稱五

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

以女宋贈以馬楚有樂邵狐先以為內主謂樂枝

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樂邵狐先以為內主謂樂枝

軫也先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民

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天方

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其有寵子

國有與主謂棄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

左傳卷之三

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于所以蒙弑君晉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成虎邲年在入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心也為取

鄭故取鄭在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

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

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

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

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

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

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羊舌鮒者

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

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

喻近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

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曰晉有羊舌鮒者瀆

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也役事子若也

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晉人

將尋盟齊人不可有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

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致

左傳

卷三十三

九

信義不明之任德正文似自下

先王蓋天子生公晉先公

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

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天之有辭故功多也

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

戎車在前者啓戎車在前者啓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

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

叔向日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

不共禮須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

明蓋解信不明昭明之明皆同

信義不明棄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

威棄禮無禮無經無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

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二年而一朝正

幼之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聘四朝再會王巡守盟于方

嶽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也朝也示威於眾也昭明

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

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

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君曰余必廢之

齊字下齊字下齊字下

Handwritten notes on the left margin of the right page.

正義曰：天云縮廣充，幅長尋曰旆，縮旆曰旗。郭璞云：縮旆未為燕尾者，云而不申其旆，當纏絕於干頭。

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其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建而不旆。習，建也。旆，旗也。不旆，不立旌旗也。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君將戰則旆，故申復旆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

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饋，饋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今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癸酉退朝，先盟于

江傳 卷三十三

蓋此與昭公於諸侯自退而合于會

可
何

左傳卷三十一

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帳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

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下後從公侯之貢承貢賦曰昔天子班

貢輕重以列列位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

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

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

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

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

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

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

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

濟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貳不壹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陵

公不與盟信邾莒之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

蒙之蒙也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

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木

箭筒蓋可取飲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子

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決竟猶無為為善

左傳卷三十一

裏

林注其可與乎

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

君子爲治乃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

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

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而不警邊且不修備

謀狄無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

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城驅衝車與狄爭逐大獲而歸爲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

中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荆荆山也傳言蔡隱太子

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太子廬蔡平侯悼大子之子

吳歸于陳禮也悼大子偃師冬十月葬蔡靈公禮

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公如晉荀

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

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景伯十七文伯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

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

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孟誦如回之誦

傳言平王所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

子私與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

瘳於晉瘳差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臣必有二主道吾

豈無大國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

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

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若猶有罪

死命可也死晉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

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宣

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

能鮒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

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微武子之

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

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

館于西河西使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于子懼先

歸惠伯待禮待見遣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三月曹伯滕

卒無傳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

疾卒未同盟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

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合族

尊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不責人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

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

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也

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

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金二

今字

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

矣不能復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請期五日

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對

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

張公室罪莫大焉職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

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

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

分貧振窮分與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身民也

今字

分貧振窮振救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身民也

收養不救災患有孤寡賦稅其赦罪民詰姦慝問也

舉淹滯淹滯有未叙用者禮新敘舊新叙舊祿動合親功勳

也親親也任良物官物事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兵在國都亦如之如然好於邊疆結好息民五年

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其子郊公不感郊公

著丘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庚與莒大夫茲蒲

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

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鐸因

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如公

此公意恢

許之為下冬殺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意恢傳

立之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王患之

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

居鄭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冬十二月蒲餘侯茲

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

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晉那侯與雍

子爭鄙田那侯楚申公巫臣久而無成士景伯

如楚士景伯叔魚攝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

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那侯蔽斷

也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刑侯叔魚雍子
 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獨當其罪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
 已惡而掠美為昏昏亂取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
 殺人不忌為賊也夏書曰昏墨賊殺皆死刑
 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有古人遺風治國
 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三數叔魚
 之惡不為末減未薄也減輕也曰義也夫可謂直

十二年行叔向謂衛人曰昔
 有羊舌鮒者讀化債之

矣於義末安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三言讀以寬行

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以寬魯

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

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惡除則三利加殺

親益榮榮名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二月

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略書有

公廟成六年復立之武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

末

見逐而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秋晉荀吳帥師

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梓慎曰禘之

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禘非祭祥也喪氛也禘

為非祭祥也祭惡氛也其在涖事乎涖臨二月

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

為之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

無極恐其有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

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

上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

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

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

對曰臣豈不欲吳善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

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

王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大子壽之母也傳為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

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
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
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
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
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
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
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

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知定
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
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
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戴鞮鼓君各冬公如晉平
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十二月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
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

仙不說

以序其向其類合編科

昭公傳十五年未

三年之志

姑略言之天子則正統于上帝傳後者也有為父之道故有三年之義妻其子有三年之服夫違子之志為之三年不自娶故有三年之義

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

王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

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鹿

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

文公大鍼鍼拒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

田撫之以彝器以車服

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

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

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

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子適晉為大史籍

子適晉為大史籍

子適晉為大史籍

子適晉為大史籍

子適晉為大史籍

子適晉為大史籍

子適晉為大史籍

子適晉為大史籍

厲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

祖志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

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二

喪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

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雖弗遂

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禮

三年喪正義云父以子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喪此皆通謂之三年之喪也鄭志云三年之喪後祭名蓋葬年之六相去在月中

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一遂服

又設言以考典考成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

將焉用之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

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葬速而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

也猶以取鄭故也公爲晉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

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使然丹誘戎蠻子

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使然丹誘戎蠻子

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

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

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

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

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喪祭有職有所受

服歸服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服其祭在

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

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

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其為雙宣子謁諸鄭伯請

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

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

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

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

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

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

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

字為忠也

字為忠也

字為忠也

字為忠也

字為忠也

字為忠也

字為忠也

字為忠也

字為忠也

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
 給之也一其也否為罪滋大也大國之求無禮以
 斥之何屢之有吾且為鄆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
 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
 以玉贖罪不亦銳乎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
 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
 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
 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庸次比耦庸
 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市無強
 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
 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
 強奪商人是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
 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也
 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為為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
 所戒敢私布之也布陳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

以微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夏四月鄭六卿

飲酒飲酒送行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

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齋賦野有蔓草子齋子皮之子嬰齊也野

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避近相遇適我願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君子相子產賦鄭之羔裘取言鄭別於唐羔裘也

不淪邦之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子大叔賦

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

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言已

令子適他人子大叔拜之宣子曰善哉子之

言是是褰裳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

子游賦風雨子游賦帶之子駟偃也

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

子柳賦韓令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韓令韓令

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二三君子以君

命既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皆昵燕好也

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游子也

危授命

全藉字集詞夜切、薦也、頭集句、作藉又作
 藉、藉又借也、孟子注、藉交執、又前歷、
 狼藉又引藉田、常昭云、借也、厚瓊、踏也、
 薦、薦藉也、進也、
 蓋者藉也、字、竹、シ、シ、義、上、之、

能美二三子
 修彼系杜
 離峰樹白
 我月於樹淨
 揮塵
 拂藏
 今古於
 飛
 賦
 詩賦
 盡
 難
 才如天下
 法
 子
 玉
 最
 賦

註謝下
一本有
子產二
字

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馬藉手，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之，子服回也。曰：晉之宮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隨公從晉還。

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

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秋八月，晉昭公

卒。為下平子，如晉葬起。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

豎祔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

曰：有事於山，蕪山林也。蕪，養護也。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

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

上子服昭伯也，言晉將葬昭公。乃信回之言。子服氏有子哉。子有賢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孛，變非常也。故書。楚人及吳戰于

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

采芻。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

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昭子曰：不有以國

正義曰：言不有以國之
人台其國能長久矣

此光初排子產
子產之公如夏
六百五十五

左傳卷三十五

註謝下
一本有
子產二
字

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馬藉手，拜謝也。公至自晉，公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子惠伯隨之。公從晉還。曰：晉之宮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

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秋八月，晉昭公卒。如晉葬起。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

豎祔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

藝，養護也。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

自往見之。子服氏有子哉。子有賢也。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孛，變非常也。故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芻。采，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昭。子曰：不有以國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芻。

左傳卷三十五

正義曰：言不有以國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芻。人台其國能長久乎。

Handwritten notes on a separate piece of paper,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卯中之'.

其能久也嘉其能答賦言其夏六月甲戌朔日有賢故能久有國

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諸侯用

幣於社請上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樂禁也

曰止也唯正月朔陰也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

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朔謂建巳正

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

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夏過春分而

未夏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而日食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

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

祝用幣於社史用辭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安也

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舍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

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

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

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秋郊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

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身各官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

...

...

...

...

...

...

註以雲
名為號
作為號
非為號

左傳卷三

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炎帝氏師長皆以雲名為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

名百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

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

而龍名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亦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

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

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

分來秋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青鳥氏

司啓者也青鳥鶉鳩也以丹鳥氏司閑者也丹鳥鶉

閉

鳴注同

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鳩

為鷹上四身皆歷正之屬官鳴鳩氏司馬也鳴鳩王鳴也鷲而

也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鳩也鳴鳩平爽鳩氏司

寇也爽鳩鷹也鷲故鶡鳩氏司事也鶡鳩鶡鷲也

為司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五雉為五工

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鷩雉南方曰鷩雉利

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九扈為九農正九扈有

也春扈鶉鷲夏扈鷩竊玄秋扈鷩竊藍冬扈鷩竊黃棘扈

九扈為九農之號各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

隨其宜以教民事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

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

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

師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水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

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

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

吳帥師涉自棘津棘津各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

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

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孛星之

辰星見在天津今字星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

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

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火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也火出而

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也其居

也今茲

也今茲

也今茲

以文公之夢

徵

也今茲

見前年火出時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

其居

也今茲

也今茲

冬十月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各在陸渾南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

微

今茲

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辰星見在天津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津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火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

只一柯山

左傳

卷之三

冬十月辰星見

及泉也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出吳公子光諸

闕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九衆許之使長

鬣者二人長鬣多鬣與吳人潛伏於舟側曰我

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也三呼皆迭對迭更楚

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

吳光有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昭公盡一十二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夏五

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六月邾人入郟邾國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櫟遷也畏

今琅邪開陽縣以自遷為文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過周

而代之代居長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

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而毛

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為二十六年三月曹

孰

此傳言遷許於白羽實自是後許常以遷于白羽

平公卒為下會葬見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丙子

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

始火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

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

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

前年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以書經所禱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禱竈欲用禱

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

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

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亦不復火

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

弗良及也言將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

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及火里析死

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火作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司

寇出新客新來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使

文二傳云鄭祖屬王

左傳

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祭祀之位大宮鄭

祖廟巡行宗廟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下使祝史

徙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禘廟主石函周廟屬王

於祖廟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徹備商成公徹司

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

人先公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行火所燧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明日使野司寇各

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郊人助祝

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

水神回祿祈于四廟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書焚

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三日哭國不市不市

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

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六月邾人

藉稻邾姓國也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

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

子曰余無歸矣從幣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

其女為明年宋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原伯魯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

左傳

三

正義

正義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

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

學不害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為

無害遂不學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時

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下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被禳於四方振

除火災禮也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城內

地通故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

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而女也毀子

產朝朝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毀于產及衝使從

者止之曰毀於北方子產仁不火之作也子產

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

子產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

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

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

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憫然勁將

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

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
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也重以

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亡君

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枉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

每瞻望音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子產有備楚左尹

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

不禮於鄭十三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

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

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

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士不可易易輕國不可小

鄭許不可俘謂鄭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為析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邾為夏五月戊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許悼公病前年却代部加弑者貴止巳卯地震無秋齊高發

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

尹子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

左傳卷之五

三國侯注

非字彙闕俗作聞

完也遷陰城郊皆以持其世而已欲以自完楚子之在蔡也

蓋為大夫鄭陽封人之女奔之時往聘蔡生大子建鄭陽及

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父費無極為少師

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

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

王自取之故稱夫人邠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

寧請師於宋公伐邠也二月宋公伐邠圍蟲三月

取之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邠俘夏許悼公瘡五月

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

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

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識止不加邠人徐人會宋

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楚子為舟師以伐僕僕南

也夷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

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

父縣城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

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為明年講大子張本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

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海贛使孫書伐之孫書

左傳

此不在大傳結續
少事以報仇乎

左傳 卷三

陳無宇之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

為嫠婦 及老託於紀鄭紡焉以度而去之

藏之以待外攻及師至則投諸外

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

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

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是歲也鄭駟偃卒子

游娶於晉大夫生繇弱其父兄立子瑕

子瑕子游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

弗許亦弗止為違衆故中立駟氏魯也

大

馬

他日繇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

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

子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折日天札瘥昏今

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

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

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

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

左傳 卷三

六

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二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

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

舍之遣人報楚人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旗請代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

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

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

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

勞罷死轉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榮陽密縣東

我覲也覲見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

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蹇由吳王弟五曰彼何

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

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子能

用善

榮

○正法歷法十九年昭二十二年...

○正法歷法十九年昭二十二年...

序各奔豹盜名三
叛人之句解云蓋春秋
例非命卿不各其名各
豹衛之也卷衛侯之
不殺欲求不與強御之
名耳而春秋抑之伯昏
曰盜是求名而止也
邦國其黑肱若年庚
三人皆非卿不當各名以
臣未森求食也而不
期名之著于春秋而
春秋故有各名所謂故
蓋而彰也此二者皆微
惡也

左傳 卷三十一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無

嘗有玉帛之使來秋盜殺衛侯之兄繁齊豹作而

告故書鄭曹邑日盜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

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無傳未同盟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日正曆

月己丑朔日南至因史書正月朔更具於登南至日以正曆

也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南至日以正曆

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祭有大喪為宋華向出叔

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汰侈無禮已甚

亂所枉也傳言妖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

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

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

君一過多矣建一過納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切言使

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去

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

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

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不

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

左傳 卷三十一

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

召而不來是再奸也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

如他日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林若在吳必憂楚

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

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棠君奢之長子尚也

為棠邑大夫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

負及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

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

而行仁也仁者貴擇任而往知也負任知死不辟

勇也尚為父不可棄俱去為名不可廢俱死為爾

其勉之相從為愈愈差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

君大夫其胛食乎將有吳憂楚人皆殺之負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

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為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負曰彼將有

他志光欲弒僚不利負用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乃見鱄設諸焉鱄

而耕於鄙為二十七年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

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

公殺

左傳 卷之三

昭十二年

昭十二年分十九年
子林本校訂
昭十二年或二十九年

也欲先作亂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

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

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

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癸卯取大子樂與母

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樂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公亦取華亥之

子無憾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

質為此冬華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

司寇狎公孟縶奪之司寇與鄆鄆音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

之繫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出遷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

還

去之喜貞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懼而

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

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為驂乘焉為公孟將作

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

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

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

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

也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而歸死

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

疏本林本共祝肅

閔

左傳卷三十一

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

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鼃祝寘戈於車新以當門要其前也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蘇尋其後使華齊御公

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閔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

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

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

車公副及公宮鴻駟馳駟乘于公鴻駟馳復就公公

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

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

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

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

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實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齊侯

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

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

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

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

下執事阿比也命已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

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

左傳卷三十一

十一

在言受聘當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未致

不敢以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也賓將振振行主

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

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

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

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

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

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

庚

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

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

喜諡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諡曰成子齊從公故而以

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衛侯告寧于齊

且言子石子石公孫壽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

二三子之教也喜公孫敬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

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于

先王言受賜則犯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

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

祿是食不受亂許豹行事不為利疚於回疚病回

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待入知難不患是不益不義是蓋不義

城平公公孫忌樂舍舍樂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

戊楚建楚平王之鄆甲小邾穆出奔鄭八子宋大

出辟難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八子之徒衆也賴川

賊于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華

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

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

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

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對曰臣不

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臣是以

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

左傳

卷之四

十四

申

賈如

疥，親文意，我梁元帝言該依字當作痰，說文高曰一免之瘡也。痰音比，按傳例因事曰遂，若痰已足瘡，疥為復言遂，疥字音失廉及。正義云後主使李繪使梁，梁表押字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作痰，小瘡，疥大瘡，此梁主之說也。案桓文疥，據也，意有侯初二，後遂逐，頻日熱發，始曰疥，遂若若，疥不類，向云疥遂逐，疥字。

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善使少司寇輕以歸也，輕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二公子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門，從公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所居官。齊侯疥，遂忘，瘡，瘡，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枉。多枉，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噐以辭賓。

欲殺噐，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鬼，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國與受其所以蕃社老
 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
 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也以
 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還猶顧也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
 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
 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求媚於神
 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

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
 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
 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
 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縣
 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
 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承嗣大夫強易其賄
 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徵歛無度宮室
 承嗣大夫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歛無度宮室
 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
 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失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其為入也多矣雖其善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兩界之內

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

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

已責李作債高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招虞人

以亦不進虞人掌三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

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法君招當往道之常也

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避之是齊侯至自田

晏子侍于遑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公曰唯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燂之以薪燂炊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洩其過濟溢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

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以成君之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

詩頌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

備五味異

醴餼無言時靡有爭

醴餼大政能使上下

皆如先王之濟五味

濟成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

其政也聲亦如味

一氣以動一體舞武有

頌四物

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聲

宮商角徵羽

六律

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

七音

周武王伐紂自午及

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八風

八方之風九歌

皆可用歌也六府

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

濟也

周密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

德音不瑕

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

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

季荝因之

季荝虞夏諸侯

有逢伯陵

因之

逢伯陵殷諸侯姜姓

蒲姑氏因之

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

而後

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其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

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翫之也狎輕則多死焉故寬難治疾數月而卒大

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

荏苒澤名於澤中劫入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

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

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

詭隨詭隨人無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勅也式遏寇虐憐不

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憐曾也言憐寇

柔遠能邇以定我玉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

懷怖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詩殷頌

也得中和競強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優優和也和之

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

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鞅來聘晉頃公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

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秋七月壬午

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冬蔡侯朱

出奔楚朱為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公如晉至河

乃復晉人辭公故還晉軍事不暇待實故詳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

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冷樂官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

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

鍾注同

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器以鐘之

也以器聚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窳窳細大者不

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也窳則不咸不窳滿

櫛則不容心不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櫛矣王

心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三月葬蔡平公蔡大

子朱失位位枉卑不枉適于位大夫送葬者歸見

昭子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

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

心所不容故不入心

傳

卷三

铸
之
千
三

天子当在东方而之在见下
是唐书天子年幼在也

正字咸如字本作感古膳反然则本为
去声多则憾字也如字正通字彙
咸悉也皆也同也周礼大司乐注咸池之咸
注此自也盖杜注不充由人心之语者如
字傲心是心之是膳指王言言王心是
也若寤相感必生心二疾所感不中和
也

失位在即

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里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夏

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季孫欲惡諸

晉憎叔孫在巳上使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命為國政

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上鞅怒

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甲敝

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魯

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

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與貍相惡乃

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亡人華貍亟言之公曰司馬

正義鮑國齊卿
不過三命於法當
三字

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大我死亡有命吾

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

則當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

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

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賜及

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句尤之張句華貍臣曰

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貍宜

左傳 卷三

已如禮國云人叶不設陸
也故之能報事怒為陸

僚盡以告告欲因由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

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吾又重之不如亡也

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

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

任翩亦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六

心豐愆華控禦諸橫梁國睢陽縣華氏居盧門以

南里叛盧門宋東六月庚午宋城舊鄆及桑林之

門而守之舊鄆故城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也物事對曰二

至二分二分至夏至夏至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

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

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於

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

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

吳齊烏枝鳴戎宋烏枝鳴廚人濮曰濮宋廚軍志

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

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矣悔無及也

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

東有鴻口亭

左傳 卷二

校
此句
中
之
意

獲其二帥公子苦維偃州員二帥吳華登帥其餘

師吳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奔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難

死死難而不可送亡君請待之乃徇

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

正東門名揚門元公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

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

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

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翟僕

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華姓他

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華姓他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曹

翰胡曹大會晉荀吳中行齊苑何忌齊大衛公子

朝前年出奔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楮丘華氏

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鸞鄭翩華氏子祿御公子

城莊董為右子祿于擊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

呂封人華相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

呼已反將注豹則開矣注傳矣曰平公之靈尚輔

還戰將注豹則開矣注傳矣注傳矣曰平公之靈尚輔

小山心注華姓而不念也

相余平公公子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將注則又

關矣曰不狎鄙也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張狗

抽矢而下在長丈二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折城又射之死干孳請一矢求城曰余言女於

君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于

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孳又大敗

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驅曰吾為繫

氏矣晉樂盈還入作亂而驅曰子無我廷不幸而

後亡也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徒

廷清

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

乃復入入南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

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

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東國

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

國若不相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

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

故封盟于鄧依陳其子有二心故廢之朱也靈王

蔡譜：蔡西公
次平公廬次太子朱
次悼公東園次昭公
申公注：平侯與
公比殺靈王
故言隱太子之子
與君同惡

景王崩
王子猛卒
是為悼王
是冬卒
敬王之

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
平侯之子也 蔡譜：蔡西公次太子朱次悼公東園次昭公申公注：平侯與公比殺靈王故言隱太子之子與君同惡

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言權在楚則公如蔡無他心

晉及河鼓叛晉
鮮虞屬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將有事軍事

無暇於待
實 且懼泄軍謀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
言自南里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間
無傳夏四月

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

故速王室亂
承叔鞅言而書之未 劉子單子以王

猛居于臯
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 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今河南縣 冬十

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故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

之
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曆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 莒子將戰死羊牧之諫
大夫 曰齊

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

齊師於壽餘
地 齊侯伐莒 莒子行成司馬寵如

莒泄盟
寵齊大夫 莒子如齊泄盟盟于稷門之外
稷門齊城

也 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為明年莒 楚蓬越使告于

也 門 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為明年莒 楚蓬越使告于

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

羞無寧寧也言華氏不用命如華向等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

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

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喪以獎

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君以義距之諸侯

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因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

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

言華氏不能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

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皇奄

傷省滅士平出奔楚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

為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印為大司徒印平公曾樂祁為

司城祁子罕孫仲幾為左師幾仲江孫樂大心為

右師代華樂輓為大司寇輓子以靖國人終梓慎

後年而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

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與賓孟劉獻

公之庶子伯奩事單穆公獻公劉擊伯奩惡賓孟

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

劉子奔揚揚周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

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使單子得王故取之

癸亥單子出失故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魚子

也朝黨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

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

項子樊齊前後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頃大盟而

復領周地欲重盟命殺擊荒以說委罪劉子如劉

歸其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羣

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延定稠八子靈景

而殺子朝奔京其黨丙寅伐之單子京人奔山劉

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

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叔鞅至自京

師葬景言王室之亂也經所閔馬父曰子朝必不

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

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

車交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劉子如劉單子

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盟百工于平

宮平宮平辛卯鄆勝伐皇鄆勝子大敗獲鄆勝壬

子朝黨

王廟

左傳

卷之四

三

辰焚諸王城之丞焚都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

敗績于前城醜悼王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巳巳

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

百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圍鄉冬十月丁巳晉籍

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

焦瑕溫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

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黨所敗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城衆社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

猛卒至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諛不成喪也釋所以不

稱王已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子旅

周大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

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

有明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

王師分在二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閏月晉箕遺樂微右行詭濟

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子朝所

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